

嵇康集注

安徽文苑丛书

黄山书社



I213.62  
18  
3

安徽文苑丛书

嵇康集注

殷翔 郭全芝 注

黄山书社

461399



责任编辑：胡贯中  
封面设计：方绍武

**嵇康集注**  
殷翔 郭全芝注

\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 
(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.375 字数：290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02,000

统一书号：10379·28 定价：2.30元

## 出版说明

安徽有悠久的历史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远自先秦，近至“五四”运动，各个朝代，安徽籍的作家、诗人辈出，象曹操、曹丕、曹植、嵇康、张籍、杜荀鹤、梅尧臣、张孝祥、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、吴敬梓等人，均有大量的著作留传于世。这些著作相当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，立意刚劲，造语质朴，不管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看，都不失为文苑精华。为了比较全面地、系统地介绍安徽古代和近代作家、诗人的作品，我们结合古籍整理，出版这套《安徽文苑丛书》。

《安徽文苑丛书》为普及性读物，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干部、工人、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。出书形式视作品情况和实际需要，或出全集，或出选集，或出合集。无论哪种本子，均有简明扼要的注释，以帮助读者读懂原文，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意义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本丛书谬误之处恐难避免，如蒙教正，则幸甚幸甚！

黄山书社  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## 前 言

嵇康(公元224——263)，字叔夜，谯郡铨(今安徽省淮北市临涣集)人。其祖先本姓奚，为会稽上虞人，因避怨，徙居于铨县之嵇山(在临涣西三十里)下，遂更其姓字为“嵇”。嵇康是魏正始年间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。

### (一)

嵇康所处的时代，是魏晋交替的时代。这是一个政治极为黑暗、风浪极为险恶的时代。魏明帝曹睿死时年仅三十五岁，继承帝位的曹芳是个八岁的儿童，曹睿只得托付曹爽和司马懿二人辅佐幼主，于是二人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。嘉平元年(249年)，司马懿以阴谋手段诛灭了曹爽及其兄弟，同时杀戮了曹魏集团的名士何晏、丁谧、毕轨、桓范等人。后来司马师掌权，继续采取恐怖的杀戮手段，于嘉平六年(254年)族灭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名士夏侯玄、李丰、许允等人，进一步为篡夺政权扫清了障碍。于是废弃曹芳，另立高贵乡公曹髦继位，而军政大权一决于景王司马师，造成了政治上极为恐怖的时期。司马昭握权以后，更加紧了篡魏的准备。甘露五年(260年)，曹髦已二十岁，感到“威权日去”，不忍“坐受废辱”，与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商量，要讨伐司马昭。王沈、王业反向司马昭告密，司马昭乘机杀掉曹髦，另立陈留王曹奂为帝。公元265年，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终于以禅让的方式，取代了曹魏政权，建立

了晋朝。

在长期的争夺政权的斗争中，司马氏集团一方面用恐怖手段诛灭异己，另一方面则高擎名教的大旗，提倡“以孝治天下”，为他们的篡权活动制造舆论。鲁迅先生说得好，“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，不孝，故不能不杀。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？因为天位从禅让——即巧取豪夺而来，若主张以忠治天下，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，办事便棘手，立论也难了，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。”（《而已集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

在这种情况下，文人学士为了远祸，大多谈玄，因此，在学术思想领域里，清谈玄理之风日炽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周易》，成为名士们研讨谈论的主要对象，被称为“三玄”。

当时清谈玄理的名士，大约可分为两派。一派是以道释儒、法，认为名教出于自然，给统治集团倡导的礼法披上时髦的外衣。这一派人物被称为“正始名士”，以何晏、王弼为代表，夏侯玄、锺会亦属此派。诚如刘申叔先生所说：“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，文士辈出。其文约分两派，一为王弼、何晏之文，清峻简约，文质兼备，虽阐发道家之绪，实与名、法家言为近者也。此派之文，盖成于傅嘏，而王、何集其大成；夏侯玄、锺会之流，亦属此派。”（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）

另一派是以阮籍、嵇康为代表的“竹林名士”，又称“竹林七贤”。《魏志·王粲传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曰：“（嵇）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，与之游者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与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河南（当作“内”）向秀、籍兄子咸、琅琊王戎、沛人刘伶，相与友善，游于竹林，号为七贤。”七人的政治态度亦不尽相同，山涛、王戎后来都成为司马昭集团的人物，其余五人，都反对礼法名教。

嵇康生于官宦之家，其父名昭，字子远，督军粮，为治书侍御史，早卒。其兄名喜，字公穆，累官扬州刺史，太仆宗正。嵇

康幼孤，靠母兄鞠育成人。少有奇才，远迈不群。学不师受，博览群籍，无不该通，长而好《老》、《庄》。又精于音律，善弹琴。娶魏沛王曹林之女为妻，为魏宗亲，拜中散大夫。他由于对把持政权的司马氏集团不满，长期不仕。曾寓居河内山阳（故城在今河南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）达二十年，与“竹林名士”游于竹林。他喜欢打铁，门前有大树，曾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，以自贍给。一日，颍川贵公子锺会往访，康不为礼，而锻不辍。良久，锺会扫兴而去。嵇康问道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锺会回答说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锺会因此嫉恨嵇康。公元255年，毋丘俭、文钦谋反，嵇康欲起兵响应，山涛劝阻了他。不久，俭败，嵇康遂避居河东（今山西夏县），从孙登游。三年后，复返山阳，吊阮籍母丧。公元261年，吏部郎山涛迁散骑常侍，举康自代选曹郎，嵇康辞之，写下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。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憎怒之。

嵇康与东平吕昭之子吕巽及其弟吕安亲善。公元263年（景元四年），吕巽淫其弟妻徐氏，事发，反诬吕安不孝。吕安被囚，引嵇康作证。康伸张正义，为吕安辩诬，也因此被囚，写下了《与吕长悌绝交书》及《幽愤诗》。这时锺会乘机陷害嵇康，说嵇康是“卧龙”，不可放纵，而且又想协助毋丘俭谋反，劝司马昭“因衅除之，以淳风俗”。司马昭昵听锺会之言，就杀掉了嵇康。

嵇康临刑时，太学生三千人请求以嵇康为老师。嵇康索琴弹一曲《广陵散》说：“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！”当时海内文士，没有不悲痛的。

## （二）

嵇康在他的诗文中，极力主张听任自然而反对虚伪的名教，对某些旧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并进行了批判，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竟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。在《管蔡论》里，对一向被目

为“凶逆”的管叔、蔡叔，给予了新的评价，认为管、蔡“未为不贤”，只是“不达圣权”而已。这是针对司马氏握柄镇压反叛者说的，诚如明张采所说，乃“所以讥切司马也”。也是巧妙地为毋丘俭的“谋反”进行辩护的，用心可谓良苦。在《释私论》里，指出“私以不言为名，公以尽言为称”。这就是说，“公”与“私”的区别，就是“真”与“伪”的区别。“真”就是“实”，即自然；“伪”就是“名”，即指名教。名教和自然是相矛盾的，因而应当“弃名以任实”，“越名任心”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在《难自然好学论》里，根据荀子“性恶论”的学说，认为人的本性是“好安而恶危，好逸而恶劳”，指出“好学”并非出于自然天性，而是出于后天人所强勉，是被动的，违反人的先天自然本质的。他把上古“洪荒之世”与后世“文墨”统治的社会加以对照描绘，讴歌了古代纯朴的美好社会理想，谴责与批判了“名教”产生以后社会孳生的种种病态，“开荣利之途，故奔骛而不觉”。所谓“积学明经”，是为了“以代稼穡”，是为了学以“致荣”。当时的门阀世族宣称“六经为太阳”，“不学为长夜”，把鼓吹“名教”作为他们维护其统治的工具。嵇康则公开反对，提出“不学，未必为长夜，六经未必为太阳”。这在当时，是有着鲜明的战斗性的。

嵇康在他的诗文中，充分表现了他隐居不仕的思想，对掌握政柄的司马氏集团公开持不合作的态度。山涛举荐他代替自己作选曹郎，他写下了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说自己要学习许由、接舆、季札、子臧，表明其“志气所托，不可夺也”的态度，如果要出仕作官，有“不堪者七”、“甚不可者二”，不愿违背自己的本性而自纒网罗，因为“久与事接，疵衅日兴；虽欲无患，其可得乎”？在《卜疑》一文中，假托“宏达先生”与“贞父”的对话，揭露与抨击了“大道既隐，智巧滋繁；世俗胶加，人情万端。利之所在，若鸟之逐鸾”的现实。在这种浑浊的社会现实



面前：“贾谊一当于明主，绛灌作色而扬声”，实在是“动者多累，静者鲜患”。所以他宁可“怀玉被褐”“见素抱朴”，不慕荣利而逍遥避世。这就鲜明地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。他在遭谗被拘时写的《幽愤诗》，更是对黑白颠倒、是非混淆的污浊现实的有力控诉。虽然自己“托好《老》《庄》”“欲寡其过”，仍不免招致“谤议沸腾”而“卒致囹圄”，实在是“世务纷纭，只搅予情”了。在狱中写下的《述志诗》，既表现了他对参与世事因而遇祸的悔恨，也表现了他不愿受世事羁绊而向往隐居登仙的幻想，“焦朋振六翻，罗者安所羁？”这又是对现实的愤怒批判。

嵇康的诗文，还表现了他全身养生的人生哲学。世道既极其遭，道士们“服食养生”之说就非常流行，嵇康也自然深受其影响。他在《养生论》、《答难养生论》和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》、《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》诸文里，同别人反复辩难，认为人如果“异养得理，以尽性命，上获千余岁，下可数百年。”（《养生论》），认为神仙是存在的，住宅是有吉凶的。这些都是违反科学常识的。他所据以立论的东西，大多是古书记载的虚夸的传闻，如彭祖寿八百，王乔、赤松子之类，以及当时不太科学的药理学、化学知识，并且曲为之说，因而结论自不可信，尽管据形式逻辑加以推理，也只能胜人之口，而不能服人之心。

但是，嵇康对养生问题的论证，也自有其积极可取之处。首先，在人的生命问题上，他指出形与神不是分离的，而是互相依存的，“形恃神以立，神须形以存”，“精神之于形骸，犹国之有君也。神躁于中，而形丧于外，犹君昏于上，国乱于下也”（《养生论》）。其次，他虽然承认神仙的存在，但却认为人不可能成仙，也不可能长生不死，“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，不死可以力致者；或云上寿百二十，古今所同，过此以往，莫非妖妄者。此皆两失其情。”（《养生论》）但如果从形、神两方面善于保

养，是可以延年益寿的，因而他提出要善于养神和养形的问题。

“养形”是“呼吸吐纳，服食养身”的问题，即既注意身体机能的锻炼，又注意“服食”的保养，也要注意服药，“上药养命，中药养性”（《养生论》）。食物的营养可以改变人的体质，“纳所食之气，还质易性”（《答难养生论》），因而应当十分注意。他认为贪图佳肴、美酒、女色，是导致疾病的原因，因而应当鄙弃，“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，弃之如遗；识名位为香饵，逝而不顾。”这是因为“欲盛则身枯”，“富贵多残”（《答难养生论》）。

“养神”的问题，是指精神修养的问题，即保持恬静无欲、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，“爱憎不栖于情，忧喜不留于意，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”（《养生论》）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“使形神相亲，表里俱济”（《养生论》）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。这和当时方士庸俗的“不食五谷”、修炼成仙之说是有一些科学的道理的。

此外，还表现了嵇康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知行论，这属于哲学思想史的范畴，这里姑置勿论了。

嵇康又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。他在《琴赋》和《声无哀乐论》里，探讨了一些音乐理论问题，表现了他进步的美学观。

首先，他区别了“声”与“乐”的不同。“声”是指自然界的种种声音，如树木、风、水、禽、兽以及各种穴窍、乐器等等自然发出的声音，这是没有哀乐之分、善恶之别的。“乐”是指人们演奏、歌唱的有曲有调、有歌有词的音乐。音乐是表达感情的，自有其哀乐、善恶之分的。他又认为这种哀乐、善恶的情感不是来自歌喉、乐器等自然器官，而是来自人们的内心感情，来自人们主观世界对外在客观事物的感受。这当然是对的，但是，他把心与声的区别强调到毫无关系的程度，说“声之与心，殊途异轨，不相经纬，焉得染太和于欢戚，缀虚名于哀乐哉！”（《声无哀乐论》）硬是把“声”与“哀乐”割裂开来，显然是一种机

械论的偏见。应当承认，这两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。心离开声，就没有了感受哀乐的对象；声离开心，就不存在被感受的可能。

其次，他对古代传统的音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反对淫靡的“亡国之音”，主张“捐窈窕之声，使乐而不淫”（《声无哀乐论》）。这是针对魏晋之际那些口谈虚无、心怀利禄、行同狗彘的腐朽士族们纵欲淫靡之风而发的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。他所赞扬和倡导的是清新流畅、自然质朴的音乐，认为“声若自然”的《广陵散》才是第一流的乐曲，而民间流行的歌谣俗曲，“亦有可观者焉”（《琴赋》）。这种美学观是有其进步意义的。

第三，他对琴的制作、弹奏及其音响效果，进行了生动细腻的描绘，为研究古代音乐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

### （三）

嵇康的文章今存十五篇，以思想新颖、辞采壮丽、析理绵密著称。如《声无哀乐论》，全文洋洋洒洒五千六百五十余字，假设问对，反复辩难，层层递进，析理十分透辟，文辞十分繁富。又如他同别人反复辩难养生和居宅有无吉凶的几篇文章，都具有这种特色。这和汉代文章的质木无文迥然异趣，大有先秦诸子纵横捭阖、铺张扬厉之风。再如《琴赋》，的确是一篇美文。写制琴的材料椅桐生长之茂，则说：

惟椅桐之所生兮，托峻岳之崇冈。披重壤以诞载兮，参辰极而高骧。含天地之醇和兮，吸日月之休光。郁纷纭以独茂兮，飞英蕤于昊苍。夕纳景于虞渊兮，旦晞干于九阳。经千载以待价兮，寂神跼而永康。

写制琴工艺之高、技艺之巧，则说：

乃使离子督墨，匠石奋斤，夔襄荐法，般倕骋神，鍜会裊厠，朗密调均，华绘雕琢，布藻垂文，错以犀象，籍以翠绿，弦以园客之丝，徽以钟山之玉。爰有龙凤之象，古人

之形。伯牙挥手，钟期听声。华容灼爚，发彩扬明，何其丽也；伶伦比律，田连操张，进御君子，新声嘹亮，何其伟也。

至于描写演奏时的音响效果，更是铺彩扬声，细腻而生动，时而“状若崇山”，时而“又象流波”，时而“譬若离鹍鸣清池”，时而又“若鸾凤和鸣戏云中”。真乃是“闲舒都雅，洪纤有宜，清和条昶”而又“变态无穷”。读来的确是一种美的享受。

他的《太师箴》和《家诫》两篇文章，却与其他文章迥异。《太师箴》是仿扬雄二十五官箴，为太师告诫国君要任贤、远佞、近忠直的，《家诫》是教导儿子应如何做人的，所以都板起面孔说教，写得庄重严肃。

他的诗歌今存六十首，其风格清秀超远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里说：“惟嵇志清峻”，《体性篇》又说：“叔夜隽侠，故兴高而采烈。”钟嵘说他的诗“托喻清远。”

他的诗以四言为主，现存三十首。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指出四言诗的特点是“文约而意广”。嵇的四言诗正具有这种特色。他的《赠秀才入军十八首》，全用四言，从表现手法到语言运用，都受《诗经》“风”“雅”的影响，而又贯注着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，洋溢着高远的思想情趣。如第一首：

鸳鸯于飞，肃肃其羽。朝游高原，夕宿兰渚。邕邕和鸣，  
顾眄俦侣。俛仰慷慨，优游容与。

不少诗句，直从《诗经》化来，而又别具情趣。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说此诗“虽体似风雅，而神韵自别”。嵇诗又善于借景物描写，来抒发自己真挚的感情。如第三首：

泳彼长川，言息其浒。陟彼高岗，言刈其楚。嗟我征迈，独行踽踽。仰彼凯风，涕泣如雨。

人物的行动和自然景物融为一体，蓬勃的生机反衬孤单无依的寂寞心情。又如第十二首：

轻车迅迈，息彼长林。春木载荣，布叶垂阴。习习谷风，  
吹我素琴。皎皎黄鸟，顾俦弄音。感悟驰情，思我所钦。  
心之忧矣，永啸长吟。

开头两句写人物的行为——出游，中间六句写所见的生机勃勃的  
春景，反衬“思我所钦”而不得的隐忧。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  
说：“此章兴意生动。”可谓的评。嵇诗还表现了他丰富的想  
象力，如第十四首：

息徒兰圃，秣马华山。流磻平皋，垂纶长川。目送归鸿，  
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嘉彼钓叟，得鱼忘筌。  
郢人逝矣，谁可尽言。

这首诗全写想象，想象嵇喜在各地行军休息时欣赏大自然风  
光的情景。他或射猎，或垂钓，或“目送归鸿”，或“手挥五弦”，  
“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，但由于不能与嵇康同时领略大自然的  
良辰美景，却发出了淡淡的哀愁，“郢人逝矣，谁可尽言。”刘  
履在《选诗补注》中说：“此言秀才从军多暇，既无事于战斗，惟  
以弋钓自娱，或目送归鸿，或手挥五弦，而俯仰之间，游心妙  
道，如彼钓叟，得鱼而忘筌，其自得如此，固可嘉矣。然在军旅  
之中，谁可与论此者，正犹庄子之意，既无郢人之质，则匠石虽  
有运斤斲鼻之巧，而无所施也。”在幻想当中，嵇喜也在思念自  
己。

他在狱中写的《幽愤诗》，长达八十六句，三百四十四字，  
是他的四言诗最长的一篇佳作，素被人们推崇。沈德潜在《古诗  
源》里说：“通篇直叙去，自怨自艾，若隐若晦，好善暗人，牵  
引之由，显明臧否，得祸之由也；至云‘澡身沧浪，岂云能补’，  
悔恨之词切矣。未托颐性养寿，正恐未必能然之词，华亭鹤唳，  
隐然言外。”孙铤说此诗“丽藻中不失古雅，堪讽堪颂，自是四  
言之俊。”（《文选评》）何焯也说：“四言不为风、雅所羁，直  
写胸中语，此叔夜所以高于潘、陆也。”（《文选评》）总之，他

的四言诗，显示一种清新秀美流畅的风格，这同汉初文人四言诗质木无文、呆板滞重的风格是很不相同的。

他的五言诗共十二首，也是相当精彩的。如《五言古意一首》，共二十八句，一百四十字。前八句写“双鸾”自绝尘埃的高洁，中间十二句写鸾鸟险遭罗网、为时所羁，单雄失伴、独逝悲鸣的哀楚。后八句生发议论，“鸟尽良弓藏，谋极身必危。”由于“世路多嶮巇”，则“安得反初服”，幻想“逍遥游太清，携手相追随”。这是一首赠别诗，前两段用比兴手法，以双鸾为喻，末段议论亦多用典，全诗笼罩着悲切慷慨的气氛，写得精炼扼要而又含义深远，富有较强的感染力。钟嵘《诗品》说：“叔夜双鸾，五言之警策者也。”范大士《历代诗发》说它“气体直逼东阿”。陈祚明称颂此诗“颇矫健低徊”。都是很推崇的。他的《述志诗》二首，写得颇类《幽愤诗》，也是愤世之辞，都无含蓄婉转，表现出他一生超旷沉郁的性气。陈祚明说：“其格本于汉人赵壹、仲长统之流。”指的正是这一特色。《与阮德如一首》共三十二句，一百六十字，是他的五言诗最长的一首，文辞繁富，感情坦率真挚，可以说是五言诗中的另一种格调。

此外，尚有骚体诗《思亲诗》一首，六言诗十首，杂言诗（《秋胡歌行》体）七首，表现了他向民歌学习和尝试新的诗歌形式的创新精神。

总之，嵇康的散文“师心以遣论”（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），  
“师心独见，锋颖精密，盖（人伦）论之英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），其成就高于他的诗歌。他的散文高于阮籍，诗歌虽不如阮籍，却也以清峻秀丽的风格，给人以另一种美的享受。他的诗文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# 目 录

前言.....(1)

## 第一卷

五言古意一首.....(1)

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.....(4)

秀才答四首(附).....(17)

幽愤诗一首.....(22)

述志诗二首.....(29)

游仙诗一首.....(34)

六言诗十首.....(36)

重作六言诗十首(代秋胡歌诗七首).....(43)

思亲诗一首.....(49)

郭遐周赠三首(附).....(52)

郭遐叔赠五首(附).....(57)

五言诗三首答二郭.....(62)

五言一首与阮德如.....(68)

阮德如答二首(附).....(71)

酒会诗一首.....(77)

四言诗十一首·····	(79)
五言诗三首·····	(88)
<b>第二卷</b>	
琴赋  序·····	(92)
与山巨源绝交书·····	(115)
与吕长悌绝交书·····	(131)
<b>第三卷</b>	
卜疑·····	(134)
养生论·····	(144)
<b>第四卷</b>	
黄门郎向子期难养生论(附)·····	(156)
答难养生论·····	(164)
<b>第五卷</b>	
声无哀乐论·····	(196)
<b>第六卷</b>	
释私论·····	(231)
管蔡论·····	(244)
明胆论·····	(250)
<b>第七卷</b>	
张辽叔自然好学论(附)·····	(261)
难自然好学论·····	(265)
<b>第八卷</b>	
阮德如宅无吉凶摄生论(附)·····	(273)
难宅无吉凶摄生论·····	(283)



## 第九卷

阮德如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(附)…………… (296)

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…………… (308)

## 第十卷

太师箴…………… (329)

家诫…………… (335)

后记…………… (346)